

FENGGYANANTANG

# 风雅南塘

周时奋 著

穿越时间的百年脉络，  
用古朴和陈旧，勾勒出别样轮廓。  
岁月不夺老街容颜，昔日风雅依旧。  
穿越百年的街市，等你归来。



宁波出版社

周时奋 著

风雅南塘

PENGYANANTANG

风雅南塘百年老街盛世再现



宁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雅南塘 / 周时奋著. --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80743-939-4

I. ①风… II. ①周…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2527号

---

书 名: 风雅南塘

作 者: 周时奋

责任编辑: 沈建国

装帧设计: 张玉洁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宁波市甬江大道1号宁波书城8号楼6楼 邮政编码315040)

印 刷: 宁波三和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开

字 数: 120千

印 张: 13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2000册

书 号: ISBN 978-7-80743-939-4

定 价: 39.00元

---

風雅南塘

陳樹志





# 目录

## CONTENTS

南郭听风 .....	1
航船的时代 .....	11
水墨街市 .....	23
梵呗佛华 .....	33
名门望族 .....	41
从官记酱园说开去 .....	51
关帝之尊 .....	59
奇地奇人 .....	67
文脉之地 .....	75
长春塘·郑郎堰·杨懿 .....	85



天台之路 .....	95
袁牧之的电影时代 .....	105
枕水楼阁听市声 .....	115
大宅主妇 .....	125
垛堞城垣 .....	133
居家美食 .....	143
酒肆华筵 .....	151
市井衣冠 .....	161
工坊遗影 .....	171
滨水流风 .....	181
一条老街的前世今生——自跋《风雅南塘》 .....	196

风雅南塘之一

## 【南郭听风】

---

吾爱吾庐，甬水东南半村郭。

试倚楼极目，千山拱翠，

舟横沙嘴，江迷城脚。

水满苹风作。

阑干外、夕阳半落。

荒烟暝、几点昏鸦，

野色青芜自空廓。

---



# 01 南郭听风

小时候读《木兰辞》，记得有一句“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这个“郭”，到很大了还弄不清。郭是外城，古代城制有城有郭。后来才知道，实际上许多城市基本上都是有城无郭，于是把城门外的一大片地方一概叫做“郭”。

城郭还不是现在的城乡结合部，而是繁华的城外街市。

英雄落魄，正旦蒙难，戏文故事里的悲欢离合，一般都发生在郭市，而不是城里的大市。城里唐宋时代实行坊市制度，坊是居民区，市是贸易区，官家派有司管理。市场设门，开关的时间也控制得很严格，不如城外的郭市来得活泼自由。杨志可以卖刀，鲁智深可以醉酒，潘金莲挑帘子的



唐城模型

棒子也正好打中西门庆的头。《水浒传》里描写的情景，什么地方的人看了都觉可爱，都像自己地方的事，因为书中的这个市井，着实与自己这地方的街市无异。许多人心中的街市，其实也都是活泼的郭中街市，而不是严肃的城里大市。道理很简单，城里坊市分离，大市里只有纯粹的贸易买卖，可是外郭则是人居与市场浑然一体，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市井世界，也常常有可歌可泣的故事。

小说、戏文里有一种描写“起解”的情节非常动人。林冲发配沧州，玉堂春洪洞哭街，戏名叫《苏三起解》。蒙冤受难的人走了很长的路，终于来到某地城门外，只见酒旆飘扬，人群熙攘，于是在凉棚里讨碗茶喝，解差也便放松了，这样的地方就在城门的外郭。武侠小说常常会在这里贴一张通缉英雄的布告，而英雄也正好从这里走过，破帽遮颜，面容肃穆，借着人群蒙混过关。但凡文学作品里的城市场面，往往都发生在郭中。

说这些没用的东西，是为了让大家在心头对“郭”有一个贴切的感觉和理解，回头来想象当年宁波的南郭，就会像想象自家的街市。即使明清时代当日的宁波，东门大街是一番景象，灵桥门外是一番景象，南门三市又是一番景象。这三幅景象是不一样的，一是城中商街，一是码头贸易，一是城乡集市。也可见南门外着实占据了宁波城的三分风光。

宁波老城的四方六城门，形成四郭，东、南两郭尤为繁华。东郭有甬东市，就是江东；南郭则是南门三市，以南郊路为中心，也是一个闹热地方。此外是西郭，俗称西门外。《四明谈助》称也有北郭，基本上是指现在已人气萧条的北郊路，宽泛一点的概念也包括桃花渡彼岸，海舶渔舟系缆之地，外加“拔出萝卜就种葱”的湾头地方，这其实有些像北乡，不像北郭。这就使人又想到了《木兰辞》里的句子：“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



盐仓门

鞞，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东市西市，亲近得就像自己家乡的城郭集市。

宋末元初的时候，一个读书人来到宁波南城门——长春门的城楼上，这位日后有“清风劲节，世尤高之”之誉的诗人登上长春门，倚着城楼极目西望，可怜山水如画，一时欢喜，信口吟成《一寸金》词曲，其上半阙说：

吾爱吾庐，甬水东南半村郭。

试倚楼极目，千山拱翠，

舟横沙嘴，江迷城脚。

水满苹风作。

阑干外、夕阳半落。

荒烟暝、几点昏鸦，

野色青芜自空廓。

这是生在南郭的书生，叫陈允平。在他的眼里，他的家正在半村半郭的去处，大概就在石灰埠头一带。远处是拥黛叠翠的四明山，眼下是水拍城脚的护城河，沙嘴横舟，苹风起波，很是一个“大隐隐于市”的地方。这就不由得使他想到了来来往往的羁客商旅，顿有一点独自远行之人的落寞惆怅，于是吟出了这样的情调：

念水行云宿，栖迟羁旅，鸥盟鹭伴，归来重约。

南郭是宁波通向奉化、天台的咽喉。“三武灭佛”之后，佛教中心南移，天台突兀而出，多少信众朝圣，过宁波越北渡、南渡前去，皆在往返中自南郭进出。一时南门外另有一番风光气派。人一多，市面就好，也有每旬三、八两市，说是草市，也就是换马匹、供草料的地方，以前的人赶旱路行脚，官家人乘马而行。宝庆《四明志》说：“栎社铺，甬水门外光同乡至奉化北渡铺连江一十二里。”这里所说的铺，就是驿铺，也就是驻有专门喂马老兵的驿站。这是出南郭的主要驿路，也是去天台的大路。

陈允平官做得不大，诗却写得很好，是一个不得志的诗人。他在诗中发牢骚：“无心处，宦情最薄。”城楼上看出去却是一个“隐”字。在他以前有个叫史浩的宁波人，诗写得没陈允平有名，官却做得很大，做宰相，所以他眼中的甬水别有一派气度：

堪嘉，唯甬水，回环雉堞，中峙三神。

更楼台缭岸，花柳迷津。

甬水雉堞，楼台花柳，宦途得意的人看高高的城墙，弯弯的城河，参差的楼台，明花暗柳的繁华光景，真心诚意地欢喜。上等人也顽皮，脱口说：“堪嘉。”这是一声欢呼，就像市井脚夫那一声赞叹：“哦，奈把——”话虽粗糙，感情真挚。史浩也由衷地赞叹过：“从来鄞山甬水，



甬水桥

因此崇成，四明里第。”这种话从他的嘴里说出，便有了分量。

南郭在南城长春门外，城内是兵马司桥，城外是向阳桥、夏家桥、启文桥三座石拱鸭蛋桥，一条南塘河傍水成街。南塘河水进南水门，又叫甬水门。两个诗人不提南郭，只提甬水，以别称显雅。市井一条街，以前就叫南郭大街，后来才改称为南郊路，反倒有几分乡气。

南郭的热闹也不全然因为去天台的信众香客，其实宁波这地方所以称“东南都会”，所以说“八方辐辏”，从秦汉起，除了海道，另有两条旱路至关重要。一条出南郭过溪口越拔茅岭近到金华、衢州，远到江西，入江西境后又分两路，一到江西内地、到湖广，一过江西斜插到福建；另一条也是出南郭，过奉化到台州、温州、福建、广东。这些地方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宁波的经济腹地。当然还有另一条旱路，是出西郭沿浙东官道到杭州，或北上江苏，或沿新安江入皖南。三条主路，出南郭的占了两条，你说这南门外怎么会不热闹？

佛家的《大光明藏》经卷说道：“寂音尝作《僧宝传》矣，但载其出处，与夫师资相击节而已，于罗纹结角处则罕有之，顷之四明南郭见公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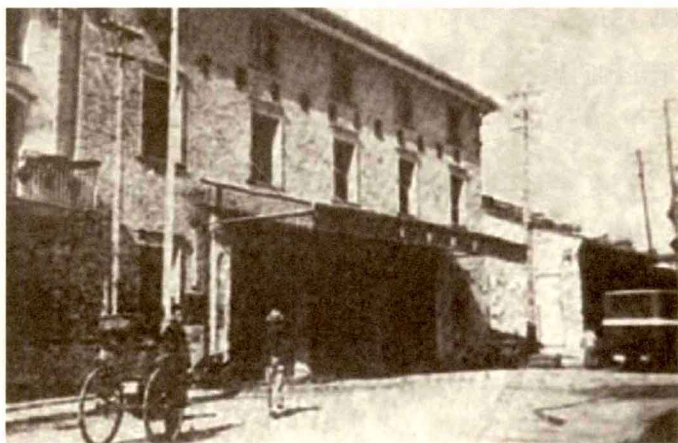
此编，皆钩索佛祖玄奥。”说的是禅宗大和尚大慧宗杲的事。宗杲是宋代临济宗杨岐派高僧，“看话禅”的宗师。《景德传灯录》说他曾住持庆元府（宁波）杖锡山延寿禅院，有《正法眼藏》六卷，录“古尊宿”的机语及与门徒间商量讨论的语录公案。寂音和尚作《僧宝传》得其书于“四明南郭”，就像在丝绸之路上的敦煌市井中买到西域佛经，也可见当初南郭的生意繁荣，诸物皆备。佛经这东西是跟人走的，人烟旺处，梵宇经藏也兴旺，山村小店决求不到经帙。

清朝海道开通，西洋商舶多来宁波，邑人关注洋人动静，江北岸成了热闹地。后人只知道宁波开埠后，成了西洋货色集散之地，也不问货色集自何处，散向哪里。西洋货色到码头就上岸，货船回去也决不会空舱，也有相应货色从中国运回去。一来一去的货都是从陆路来，这就说到上面几条旱路。其实两浙客帮在宁波一直非常热闹，搬来运去，赚一个空间差、时间差。从前行商坐贾、贩夫走脚、肩挑船驳，在宁波人看来，都是依地域一帮一帮地来去。宁波人根据方言口音，常常把客方商帮一对一对地叫，比如叫天台黄岩、新昌嵊县、东阳义乌、金华兰溪，包括随商贾潮流带来的百作工匠、阉猪结鸡、打镰器、撑沙筛、钉碗盏，上八府各地哪一条路不从南郭进出？南郭依旧是闹闹热热地方，还不算西南乡各地的上落。

民国《鄞县通志·舆地志》记载，民国时代宁波设立街巷时，南郊路作为“市道”与东门街等十条大路并称。也就是说，这里是宁波城市的十条交通干道——“市道”之一，其地位与城内各大路相并列。这项记载说：“南郊路，自南门口西南经下驾桥至启文桥。旧名长春桥下、三市街、柳亭巷口、杨家桥、航船埠头、鹅场跟。路长1.8公里，宽8.32公尺，即南塘路之东北段，可行人力车。”



永丰门坠城



勤奉汽车站

南郭的衰落，实是在交通方式改变以后几十年里的事。首先是1928年拆除了城墙，几年后鄞奉汽车路开通，此后还有横贯而过的火车路。没有城墙和城门之后，还有什么南郭的意思，进城的交通方式和人口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加之作为东南地区的物资集散地的功能丧失殆尽，于是南郭只是一个传说了。传说很美丽，永远在人们心里美丽着。

仿佛天意，南郊路这地方，恰恰被留了下来，成了宁波最后一个传统城市的标本。它的格局、它的韵味、它的腔调、它的派头、它的气味，都留着老城的浓重基因。宁波话中的气味不是真气味，是一种相势，一种意境。气味随风飘来飘去，若有若无，这就是曾经的南郭。

起风的时候，常常会让人怀旧。宁波话说“刮风打飏”，说的是一种气势，一种将到的变化。说“听到风就是雨”，这是情绪起了波澜。古人把歌谣叫做风，大概有这样的道理。杜牧说：“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村郭听风，酒旗闻香，让人遐想一直有人的存在。所以想到南郭听风，想到曾经的南城门外，昔日的景象都在随风飘舞，你看不到它，让你想象。

只是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